

# 急收的语用修辞学规则建构与翻译\*

泸州医学院 蒋庆胜

**摘要:** 本文关注一种由来已久却很少得到独立研究的修辞格——急收。本文从语用修辞学角度建构了急收的语用修辞规则,认为对于(良构)急收的建构应重视急收的位置,保留其可肯定/否定性特征,认识言者的意向性进而把握省略义与前导语语义的系统性与合理延伸性,区分并研究急收省略的直陈义与听者感受义的关系等问题。本文还提出了急收的翻译模式,强调应以急收译急收,并防止由于翻译而导致原文急收转类或消失的发生。

**关键词:** 急收;语用修辞学;规则建构;翻译模式

**作者简介:** 助教,硕士,主要从事语用学研究。电子邮箱: johnjiangqingsheng@163.com

## 1 何谓急收

急收为跳脱(aposiopesis)的一种,因极少有学者独立关注急收,故谈急收先得从跳脱说起。根据陈望道(2008: 177),“语言因为特殊的情境,例如心思的急转,事象的突出等等,有时半路断了语路的,名叫‘跳脱’”,可分为“急收、突接和岔断”。但“跳脱”这一概念似乎尚未获得清晰、独占的地位,与跳脱有一定区别但又相互重叠的概念还有“空位修辞”(赵世举,2003)、“半截话”(杨德峰,2002;刘影,2006)等。急收因而常被淹没在混杂的跳脱中,未得到独立的关注也就不足为怪了。急收通常在形式上有明显的符号标记,如省略号、破折号等。语义较为含蓄。“要说的话不直接说出来,或不全部说出来,使对方不得不揣摩,而且越揣摩含义越多,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作品显得深沉,厚重,有味儿”(王希杰,2004: 477)。陈望道(2008: 177)将急收描述为“不肯说尽而拙然辄止,使人得其义于语言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定义中的关键词“不肯”,强调了言者的主观意愿性,意为言者故意、策略地中止了正在说的话。为更直观地理解急收,与突接和岔断相区分,举例如下<sup>①</sup>:

(1) “I know that!” Alice cried eagerly. “You take some flower ...”

“Where do you pick the flower?” the White Queen asked.

(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仙境》)

(2)鲁侍萍:“不,不,我来过。这些家具,我想不起来——我在哪儿见过。”(曹禺,《雷雨》)

(3)探春过来,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经凉了……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

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曹雪芹,《红楼梦》第九十八回)

(4) Mr. Rochester: You are not a servant at the hall, of course? *You are...*

Jane Eyre: I am the governess. (夏洛特·勃朗特,《简·爱》)

(5) 红红把头埋得更低:“妈妈,我是不是来了……”

“来了什么?”李文静看着女儿的模样,感到有些蹊跷。她发现被子下压着什么,翻开一看,心里“咯噔”一下,里面是条换下来的裤衩。(柯云路,《夜与昼》)

例(1)是典型的岔断,即岔断他人未完之言。例(2)为突接,即破折号后句与前语接不上,显得突然,但能与言者当时的心事或情形接上。例(3)情况较特殊。梁宗奎、刘吉鹏(1998)将其归为急收,但我们以为,黛玉在香消玉殒前大概已上气难接下气,“浑身冷汗”,可能想说完也说不完了。我们认为黛玉彼时还有意急停正在说的话以求得含蓄的语效似乎不太符合当时的情境,实属气尽语断,而非策略性的“急收”。例(4)有急收的意味,因不宜冒昧猜测而策略性地急收使问话显得礼貌。例(5)当是典型的急收。一位羞涩的少女说到她觉得难以启齿的事情时,使用急收既是本能又是维护一位少女形象的语用策略。本文有意研究此类急收,并将其描述为“为实现语用目的,提高表达效果,言者在合适的位置策略性地中断还未完成的某个词、短语或句子,取得达意但不明说的语效的语用修辞行为”。先探讨典型的、清晰的,再涉足边缘的、含混的,这不失为一种策略,且“举一隅”读者必“以三隅反”,自不必说。为进一步熟知此类例子,此处从《红楼梦》里摘取数例如下,以加深理解。

(6) 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万别告诉人。”袭人也含着羞悄悄的笑问道:“你为什么……” (第六回)

(7) 黛玉两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气的“噎”了一声,说不出话来。见宝玉憋的脸上紫涨,便咬着牙,用指头狠命的在他额上戳了一下子,“哼”了一声,说道:“你这个……” (第三十回)

(8) 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像先时,心中也宽慰了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

(第三十四回)

## 2 急收的语用修辞特征与规则建构

### 2.1 急收的语用修辞特征

由于专门研究急收的文献几乎没有,因此只能根据研究跳脱的文献获得一些研究者们对急收的可能描述。冯学锋(1988)详细分析了跳脱的位置,认为通常在句末。因为话语的末尾一般是新信息及信息焦点所在,句子脱落的也常是信息焦点。正因脱落了句子的焦点使得读者更加关心脱落的内容,从而更加关注信息焦点,起到突出语句信息焦点的作用。赵世举(2003)把“采取省略一定的语言文字形式的方式,在语言表达的线性言语链上造成一定的空位,以此来表达特定的思想感情和言语目的,追求特殊而理想的表达效果”的修辞法定义为“空位修辞”,内涵与跳脱部分重合,因此其研究可看作是对跳脱的研究。他比较了跳脱与省略,认为跳脱“不像省略那样具有添补的单一性,往往具有多种理解和添补的可能性。”其修辞作用为“讳隐情,忌凶祸,避粗俗,设悬念,表探询,埋引子,做暗示,示惊愕”。杨晓红、叶慧君(2012)研究了跳脱的功能,大体为省力、有意隐瞒、避讳委婉、语误修正、话题转换和威胁恐吓。这些文献主要研究了急收的上位概念即跳脱的位置、功能等,对急收极少提及。下面拟从语用修辞学视角初步总结急收的语用修辞特征。

巴利(Charles Bally)认为,“修辞学的任务是描写语言体系中修辞色彩的变体,修辞学的对象是语言的感情色彩”,“不管是说话者还是听话者都会从一定的感情角度来表达或认识,语言单位不仅表示理性意义,还可表示感情色彩”(转引自王德春、陈晨,2001:17)。王希杰(2004:52)持同样观点,认为在交际活动中,交际双方感兴趣的不是语言形式本身,也不是语言本身的意义,而是语言所表达的言语使用者的特定思想感情。正是因为读者更感兴趣的是话语的思想感情,言者才可能在说与未说之间含蓄地让听者获得自己想表达的意涵。含蓄美是语言表达追求的效果之一。孟子就说过,“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孟子·尽心下》),如此,可获得“浅深聚散,万取一收”(司空图,《诗品》)之效。急收尤其如此。若听者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语言的思想感情以至于对语言形式本身不特别关注的话,急收偏偏就有意在语言形式上对听者造成“障碍”,如此,急收可获得比一般语言更多的语效。因此,我们不仅可以明白例(5)中红红想表达的意思,还可以品读到一位青涩少女在面对月经初潮时的惊讶、疑惑与羞涩。急收导致

的残缺的语言形式丝毫不影响读者获得省略的话语意义,还可获得额外的感受义。

然而,传统修辞学对于修辞格的研究似乎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有“就事论事”之感。因而,陆俭明(2008)强调对于修辞格的研究要注重“各种修辞方式与其他语言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使用中的言语修辞现象就是如此,常常在同一语境中就有多种辞格的互动以及修辞语言与一般语言的相互作用。对于涉及多辞格互动、辞格的语用标记值甚至辞格的翻译等值等多方面的关照,语用修辞学更加得心应手,因其“综合运用语用学和修辞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言语活动和话语进行分析”(王德春、陈晨,2001: 547)。语用修辞学不仅继承了修辞学的精髓,还继承了语用学的优良基因,更加注重语境因素。“适应环境,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一个基本原则”(王希杰,2004: 52)。语境还有另一重要的功能,即“消除多义的功能”(同上: 53)。因此,“语用修辞学进一步要求依赖语境提高表达效果”(王德春、陈晨,2001: 550)。掌握好语境的内涵以及利用好语境的消歧功能对于理解甚至运筹文字残缺的语句——如急收——尤为重要。由此视角并结合例(5)至例(8)观之,急收似乎至少具有如下语用修辞特征:

- 1) 多出现在对话中,位置常在语句的末尾(即语义焦点处);
- 2) 兼具一般语言与修辞语言的特点,以句法上的非良构性为特征;
- 3) 富于含蓄性及语境依赖性,急收省略的话语常就在上下文或急收发生的语言结构中<sup>②</sup>;
- 4) 未明说的潜在隐含义具有可肯定/否定性。

沈家煊(2008)提到,修辞研究有两个取向,一个是比较注重修辞语言与一般语言的共同点,另一个是注重修辞语言与一般语言的不同点。令人惊讶的是,急收这一修辞格兼具一般语言与修辞语言的特征。说它是一般语言,是因为其(如果复原省略处)可以不包含任何修辞格,很容易理解,即便省略了一部分也基本不影响整句的表达;说它是修辞语言,是因为就那么一“收”,确实能取得非常好的语效。还可以形成更多修辞格的嵌套,形成修辞格中的修辞格[见后文例(10)和例(11)]。特征3)是急收与一般性省略句的重要区别性特征。或许可以这样概括:急收的意思单一但意图复杂。而一般性省略却是话语意思很不明确,意图自然也更复杂。陈望道(2008: 177)将《狂人日记》的结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归为急收,我们对此有异议。请对比例(8),宝钗想说的话其实很明确,上文清晰可见,即“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只是不好意思明说罢了。而“救救孩子”之后的省略是很难,也不需要恢复的,言者的意图不是让听者仅仅关注省略号的上一句,而也许是要读者结合全文的意思才

能体会这个省略号后面的千言万语。因此,其不应被归为急收。对于特征4),可以结合例(5)来说明。根据当时的语境,面对妈妈的问题“来了什么了?”红红有可能如实回答。换个角度,假如红红旁边刚好有个外人(比如邻居)听见了她的问题,也问她来了什么,红红当如何作答?最有可能的回答会是“没什么”之类来回避问题。如何可以回避问题?因为她使用的是急收,没有完全明示问题。针对不同的问话者,使用了急收的发话者可以有两种选择,肯定或否定,这对于维护发话者的面子、形象甚至尊严都至关重要。言者对于急收所省略的语义有肯定与否定的可能,可进可退。从这一点也可看出,理解急收需要一点推理,而推理是隐含的、可删除的(Ariel, 2008: 18)。

## 2.2 急收的语用修辞规则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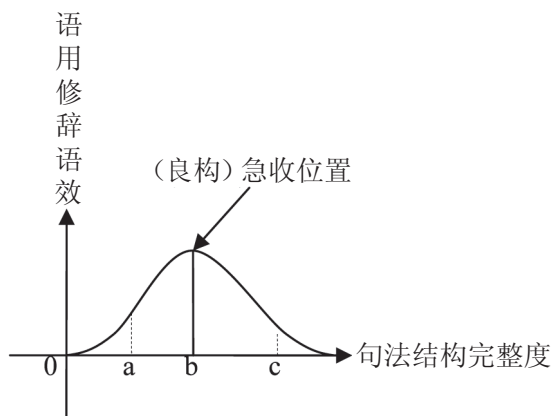
由于语用学还致力于“言语规律的研究”,重点关注“对话规则、主题述题关联规则、言外之意表述规则等具体规则”,就“给修辞学提供了理论依据,扩大了修辞实践的内容,树立了修辞偏离的规范”(王德春、陈晨, 2001: 542),那么对于修辞格的语用修辞规则研究也自然是语用修辞学研究的应有内容。

如试图建构一套(良构)急收的规则,需要对其句法、语义特征甚至言者的心智方面进行思考。上文提到,语境具有消解话语多义的功能,话语通常要适合语境。但“适应语境准则,并不是要消极地迎合语境”(王希杰, 2004: 59)。为更好地获得语效,语境也是可以调控的因素,急收就是合理利用语境从而造就话语含蓄美的例子。不满足于仅达意与理解,将语境因素调变到最有利于获得语效的位置是急收的语用修辞规则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其次,言语行为都是人的心智行为,塞尔(Searle)很早就提及“人的思维活动是从表达某个意向性的意义开始的”(转引自徐盛桓, 2010),“语言的使用者运用语言时总是具有某种特定的表达意图,这就体现了意向性”(何爱晶, 2011)。因此,话语都具有言者的意向性。急收的听者可以根据言者的意向态度和意向内容对省略部分的语义进行合理推理,这也要求言者在选择使用急收时尽量让前导语与省略部分具有一贯的意向性(临时采取否定措施也是对前导语具有连贯的意向性的证明)。再要考虑的是,结合语境,急收的前导语应提供足够多的信息,听者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量来进行合理的推理。前导语的信息量与听者关联地推理省略部分的语义所付出的心力大小成反比,但也不是要求听者付出的心力越小越好,而是恰到好处。

再落脚到急收(省略部分)的语义上。如斯珀波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 1990)所言,“交流的信息总是比编码在语言中的信息多”。这些交流信息是些什么信息呢?心智哲学认为,事物有两种属性,即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详见戴维森(Davidson),1980:28]。徐盛桓(2011)认为这两种属性在语言研究中都有重要作用。“语言表达的东西,究其来源,就是人们对事物物理属性感知或感知后的心理感受。”“心理感受对物理属性既要依赖,又要在一定程度上有自主的发挥”,或称“心物随附性”(supervenience)。戴维森给随附性下定义时强调“这种依赖性 or 随附性并不蕴含依据规律或定义的可还原性”(戴维森,1980:214)。即“随附性所涉及的共变性只有一半,即当物理性质不变时心理性质也不变;而没有另一半,即当物理性质变化时心理性质也变化”(陈晓平,2010)。也就是说,心智对事物既依赖又具有不完全受其控制的“自主意识”或“自由意志”(徐盛桓,2011)。然而产生这种自由意志的依据是什么?是人的自由联想还是基于一定基础的、合理的不同见解?心智哲学认为,事物具有“感受质”(qualia),这一术语指“人们通过内省可以感觉到的一种心理现象”,“是外在于事物自身的,是人在某种状态下对该事物的一种可能会因人而异的主观感觉体验,是经验中一种其来源无法说明的东西”(徐盛桓,2010)。相应地,“语言也有类似于感受质的东西:它是外在于语句本身的”,可称为不同于语句直陈义和含义的“第三种信息”——“感受义”(同上),比如“又臭又硬”,语言本身既不臭也不硬,而是读者通过内省而获得这样的感受。如果承认言语的这种感受质,就可以理解相同的语句为何可能带给读者不同的感受。黄緬(2011)运用感受质这一概念分析了会话含意的不确定性问题。尽管如此,这些“感受义”仍然基于一定的语言结构。综合以上考虑,我们将急收所在位置图示如下,不同位置的选择将反映其是否为良构急收。

如图,横轴“句法结构”指急收所在的(最小)语言单位,可以是词、短语或小



句等。如果有  $Q = \text{quote/verbiage/the content of the utterance}$ (话语),  $C = \text{clause}$ (小句),  $\text{Phr} = \text{phrase}$ (短语),  $P = \text{saying/the act of utterance}$ (发话行为), 则有: “ $Q (C_{1/2...n} (\text{Phr}_{1/2...n}))$ ”,  $P (\text{Sb said})$ 。当我们明显感到  $Q$  中的某个  $C$  或某个  $\text{Phr}$  部分缺省, 造成句法上的非良构性, 就是急收。  $C$  或  $\text{Phr}$  缺省部分越多 (/ 越少) (如图中 a, c 处), 语句和语义都越难以恢复 (/ 延伸)。而良构急收的位置应当选择在 b 所处区间, 处于话语语义(隐含义、感受义等)与其字面义(即完整句法结构的字面义)分离较大的阶段(因此留给隐含义、感受义等较大的空间), 以语句整体结构在特定语境下即将确立完整趋势为最佳[如例(5)的“我是不是来了……”急收处已经出现了“是不是来了月经”的完整趋势]。基于此, 急收的语用修辞规则可建构如下:

- 1) 急收的位置选择应富有策略性而非随意停止, 保留可肯定 / 否定性特征, 与言者形象、(心理 / 物理)语境同构;
- 2) 言者具有意向性, 因此, 省略部分应与前文语义有合理延伸性;
- 3) 前导语需有足够(不过多 / 少)的驱动力使读者能够较经济地获得省略的话语义;
- 4) 急收省略的语言结构(理论上)应具有填补的唯一性<sup>③</sup>, 以保证省略的话语义与其感受义形成一对多, 而非多对多关系。

“得体性原则是修辞活动中的最高最重要的原则”(王希杰, 2004: 70)。王德春、陈晨(2001: 551)也认为话语建构要与角色及其角色关系相适应。虽然因不同的言者以及属于言者的“先前策划”或“临场策划”(侯国金, 2003)而语效会有所不同, 但良构急收绝非言者随意中止话语的结果, 一定要在形式和语义上得体、合适。选择在何处“收”, 也就是调变语境的行为。规则3)强调急收的前导语的重要作用, 其直接影响到听者对话语的理解。规则4)区分了急收省略处带给听者的可填补语义, 可分为言者省略了的话语(直陈)义、据直陈义所得的隐含义与听者据急收本身残缺形式所浮现的感受义。感受义通常因人而异, 因此就要求直陈义最好具有填补的唯一性<sup>④</sup>。有学者认为省略处“不止一种补法”(杨德锋, 2002; 赵世举, 2003), 恐怕是混淆了急收所省略的直陈义、隐含义与听者的感受义。需弄清的是, “省”的结果是直陈、隐含义及听者感受义的集合但“补”的目的是恢复原文的语言结构。无论省略处能否补, 如何补, 不同的形式都会使听者“涌现”感受义, 因此只有急收省略处具有填补的唯一性才能引导听者的感受义而不致过于流变和泛滥。如果急收省略处可以有多种补法, 可能说明该急收是非良构的。详见下文分析。

### 2.3 急收实例分析举隅

结合上节所论述的急收的语用修辞特征及规则,现略举两例验证其有效性。变体为笔者所为。

- (9) a. 及至天明,袭人睁眼一看,只见天色晶明,忙说:“可迟了!”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见芳官头枕着炕沿上,睡犹未醒,连忙起来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迟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来,犹发怔揉眼睛。袭人笑道:“不害羞,你喝醉了,怎么也不拣地方儿,乱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了瞧,方知是和宝玉同榻,忙羞的笑着下地说:“我怎<sub>么</sub>……”却说不出下半句来。(《红楼梦》,第六十三回)
- b. ……“我……”<sup>⑤</sup>
- c. ……“我怎么和宝玉……”
- d. ……“我怎么和宝玉同睡一榻……”

对于急收,听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填补省略的部分以获取原文的意义。根据例(9a)的语境,可以不太费力就将省略部分补上,那就是芳官自嘲自己怎么和宝玉睡到一起去了,填补具有唯一性,当然具体的语言形式可能有别,不影响本义的传达即可。(9b)中,刚说了“我”就没有下文了,读者当如何理解?留下的空白太多,是表达羞愧、害怕还是要补救,不得而知,无法明示言者的意向性,不符合规则2)。前导语(即“我”)的驱动力太弱,读者无法复原省略的语言结构,不符合规则3),未能有效获得唯一的填补方式,使得语义不清楚,留下过多的感受义(如说话人不善言辞/怕受罚/暗地里高兴等),不符合规则4)。(9c)也是急收,但前导语露得太多,说话人已经明说与宝玉如何,语境收得太窄,没有了否定的退路,似乎不符合言者的形象,不符合规则1)。前导语的驱动力过强,以至于留给言者很小的回旋余地,且听者几乎不需花费多少心力就可获得省略语义,不太符合规则3)。(9d)不是急收。因为前导语已经自成一完整的陈述句,语义明确,无所谓急收,后面的省略号已不是急收的标志了。由此反观例(9a),急收的位置非常合理,显得含蓄而富有意蕴,与芳官的人物形象同构。再者,从当时的情形看,急收的话语内容已经很明确。如明说,则显得芳官“不知羞耻”,如一字不说仍显得“不知羞耻”。唯有如此说,慌张、羞愧、自嘲溢于言表,才符合其形象。

- (10) a. (笑宝玉不会抚琴)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即如大家学会了抚起来,你不懂,可不是对……”黛玉说到那里,想起心上的事,便缩住口,不肯往下说了。(《红楼梦》,第八十六回)



- b. “……你不懂……”  
 c. “……你不懂,可不是……”  
 d. “……你不懂,可不是对牛……”

分析仍从变体开始。单就“你不懂……”而论,(10b)是不是急收得两说。如果“懂”后面还有宾语,则可算是急收;如果作为评价性话语,则“你不懂”本身已经完整了,那么此例就不是急收。就这点就可见前导语的驱动力是不够的,也就无法满足规则3)、4)的要求。(10c)虽然进一步推进了前导语,但“可不是……”仍然难以适当地明示言者的意向性,且“可不是”也可以独立使用,收是收了,但不急,没有急收应有的韵味。(10d)的表意已经非常明显了,“对牛弹琴”呼之欲出,言者已经到了不能否定其含义的地步了,结合黛玉历来具有很高的语用能力,且谨言慎行的形象,她不可能如此明确地取笑宝玉,不符合规则1)。前导语过于强势,也不符合规则3)。(10a)本身表意恰到好处,前导语驱动力不过也不差,言者向听者表明了意向性但也需后者付出一定的心力去体会,虚实结合,堪称精妙。根据语境,读者不难理解省略的就是“(对牛)弹琴”,由此获得黛玉说话有策略、含而不露的感受。就此两例,可证前文的语用修辞规则,不必赘述。

### 3 急收的翻译模式

在上文中,我们提出了良构的急收应该具备的语用修辞规则,翻译必然发生在不同语言间,在一种语言里所要遵循的规则对于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时同样值得参考。因此,上文的规则虽不涉及翻译但却可以指导急收的翻译。需注意的是,原文急收若是良构的,翻译也当如此;原文急收若是次/非良构的,翻译也不应当策划为良构的。现另列急收翻译模式如下,以供参考。

- 1) 尽量以急收译急收,保留原文的符号特征;
- 2) 尽量保留原文的语用修辞特征以及急收省略部分的延伸性、系统性、策略性;
- 3) 尽量避免根据译者自身理解直接翻译出急收的隐含义及译者个人的感受;
- 4) 如影响理解,译文可根据语义另创急收,或适当增译前导语,但不宜过多,避免导致急收消失或转类。

分析数例,以观其效:

(6) 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万别告诉人。”袭人也含着羞悄悄的笑问道:“你为什么……”

译<sub>1</sub>: “Please, Aroma,” Bao-yu shamefacedly entreated as she helped him change, “please don’t tell anyone!” Equally ill at ease, Aroma giggled softly. “*Why did you ...?*” [霍克斯 (David Hawkes) 译, 简称“霍译”]

译<sub>2</sub>: “Don’t tell anyone, please, dear sister,” begged Baoyu sheepishly. With an embarrassed smile she asked, “*What did you dream about to dirty yourself like that?*” [杨宪益、戴乃迭 (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译, 简称“杨译”]

熟知《红楼梦》的人都了解,云雨之事第一次浮现在宝玉梦中导致其弄脏了裤子,因而有此对话。宝玉感觉羞愧难当,又被袭人发现,自然要央求她不要告诉别人;而袭人年龄虽比宝玉稍长,但也绝非熟知此事,因而有此问。译<sub>1</sub>简单、合理,用直译的方式翻译了急收,未对原文有任何破坏,保留了原文的符号特征、修辞特征,符合上文翻译策略。译<sub>2</sub>将原文的省略部分补充出来,遮蔽了原文虚实相生的含蓄美,破坏了原文的修辞格。且从语义回译看,袭人作为侍者,关键是作为一位涉世未深的少女,如何能直接问出“你在梦里做了什么把自己弄得这么脏?”的问题,似乎还暗含指责,且宝玉已然很羞愧,又经此直白的一问不免觉得唐突。尽管他们的对话后来走向深入,但急收在此一则怕旁人听到,二则实为保护自己及宝玉的面子,也是对话走向深入的缓冲。译<sub>2</sub>消灭了急收,不符合急收翻译的原则,没有了符号特征、含蓄特征,以译者的理解扼杀了读者更多的可能理解,不符合规则1)至4)。较之译<sub>2</sub>,译<sub>1</sub>更合理。

(8) 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像先时,心中也宽慰了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

译<sub>1</sub>: Bao-chai was relieved to see him with his eyes open and talking again. She shook her head sadly. “If you had listened to what one said, this w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Everyone is so upset now. It isn’t only Grandmother and Lady Wang, you know. *Even ...*” (霍译)

译<sub>2</sub>: Seeing he was now able to open his eyes and talk, Baochai nodded in relief. “If you’d listened to our advice, this wouldn’t have happened,” she sighed. “Now you’ve not only upset the old lady and your mother; when the rest of us see you like this, *our hearts ache too ...*” (杨译)

此急收省略义非常明白,即“即便是我们心里也很疼”,主要指宝钗自己心疼。译<sub>1</sub>用“即便是……”另造了急收,虽然跟原文似乎有些出入,但在达意和

保留急收的韵味上,译<sub>1</sub>不输原文。译<sub>1</sub>正是熟谙急收省略处与前导语的系统性、延伸性特征而在表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换了一个位置翻译了急收,可谓上策。译<sub>2</sub>从形式上看保留了急收的符号特征,但经细读,可回译为“即便是我们看到你这样,心也会疼……”。跟原文比较,区别就在原文的前导语提到了别人心疼,急收处未明说我们也心疼,而译<sub>2</sub>将此明说了。且不说译<sub>2</sub>影响了原文言者的人物形象,关键是如此翻译已不再是急收了,因为译<sub>2</sub>省略号前面已经是一句完整的话了,毫无“收”的感觉,使得值得讨论的是省略号的用法而不是急收这一修辞格了,导致急收转类(成了一般省略),所以不符合3)、4)。

(11)鲁侍萍:(走至周萍面前,抽咽)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儿子?

周萍:你是谁?

鲁侍萍: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曹禺,《雷雨》)

译<sub>1</sub>: Lu Shiping (*Going across to Zhou Ping.*): *You're my — mighty free with your fists! What right have you to hit my son?*

Zhou Ping: Who are you?

Lu Shiping: *I'm your — your victim's mother.*

[王佐良、巴恩斯 (Zuoliang Wang & A. Barnes) 译]

译<sub>2</sub>: LU (*Allant devant Zhou Ping.*): *Mais toi, tu ... pourquoi bats-tu mon fils?*

PING: *Qui es-tu?*

LU: *Je suis ta... je suis la mère de celui que ... tu viens de frapper ...* (外文出版社法文部译)

译<sub>3</sub>: LU (*Aproximándose a Zhou Ping*): *Ping, ... ¿qué derecho tienes a golpear a mi hijo?*

PING: *¿Quién eres tú?* (曾钢译)

此例出自《雷雨》。几句对白将鲁侍萍极度矛盾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时隔三十年竟然又到了周家,哀叹命运安排;与儿子周萍相见却不能、不敢相认,只怪周朴园狠心;女儿四凤步自己的后尘受周家人差役,儿子鲁大海竟然在自己亲身父亲的矿上受压榨,此时又被自己的亲兄长毒打,彼此却浑然不知内情。一切只能沉重地压在鲁侍萍一人身上,如何不令她肝胆欲裂?而这一切如何得以传递给读者?靠的就是鲁侍萍使用的两次急收。第一处急收同时还是谐音双关,“萍”与“凭”同音,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本想与周萍相认,“萍儿”呼之欲出,然而,理智战胜了情感,情急之下借用“萍”的同音字“凭”巧妙地否定了此急收前导语的含义,正是急收的可否定性特征才留予鲁侍萍足够的回旋余地。第二处急

收更明显,当周萍问她“你是谁”的时候,鲁侍萍的自然反应就是想告诉他“我是你的妈”,然而被她生生咽下,转而说是你打的这个人的妈,可见其何等无奈。可以想象,要将此例保值地翻译出来绝非易事。如果急收还与其他修辞格捆绑在一起,那么如果不能有效地兼顾其他修辞格,急收的效果将打折扣甚至被破坏。

译<sub>1</sub>在第一处急收上不仅翻译出了急收,甚至使用了与原文等同的谐音双关手法。原文从“萍”急转为“凭什么”,译文以“my”急转为“mighty”,读者根据语境不难明白“my”后面紧接的就是“son”了,保留了原文语义的延伸性,但就此急收,转为“mighty”又体现了原文的策略性,因此与原文旗鼓相当。第二处急收,原文险些没有收住,由“你的”转为“你打的”似乎有点突兀,但由于听话人毫不知情,没有招致猜测,译文从“your”过渡到“your victim”似乎将原文的突兀处抹得光滑了点,好在影响不大。两处急收译文均符合1)、2)、3),不失为成功的翻译。译<sub>2</sub>的第一处急收可从法语回译为:“可是你,你……有什么权利打我儿子?”该译文读起来似乎言者因十分气愤而语无伦次,连说两次“你”,充其量是强调,难说是急收,原文的急收与双关的双重修辞手法在该译文中丧失了,不符合2)、3)、4)。第二处急收处,译<sub>2</sub>处理为“Je suis ta”(我是你的),然后急收,紧接着说“我是那个人的妈妈”,其中“你的”与“那人的”词性相同,基本等价,让言者的意图暴露太多,很容易让听话人产生猜测,不如原文用“你打的”来否定、冲蚀“你的”巧妙,不符合2)、3)。译<sub>3</sub>的译入语为西班牙语,直接使用了汉语拼音“Ping”来翻译“萍”,后虽有停顿,但由于接下来的译文跟“Ping”的音和义均无有效联系(如果词对词回译即“萍什么权力有打我儿子”),因此,后面的译文既没有接续也没有否定掉“Ping”的意指,那么,译文的言者就是直呼周萍的名了,破坏了原文的双关,破坏了急收,自然也就破坏了言者既想明说又不能,转而否定、隐瞒事实的意图,不符合2)、3)、4)。更甚的是,西班牙语译文漏译了“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一句,是不小的遗憾。相比之下,译<sub>1</sub>显然更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急收。

#### 4 结语

急收这一古老的修辞格无论在文学语言中还是日常会话中均常有出现,这一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修辞格常用于维护言者或听者的形象、面子,减少冲突,隐瞒事实等,有很高的修辞价值和语用价值,理应得到重视。本文从融合了语用学研究言语使用规律的长处与修辞学致力于提高话语表达效果的优势的语用修辞学角度探讨了急收的语用修辞特征,建构了急收的语用修辞规则,并提及急收

的翻译问题。难免粗浅，敬请斧正。

## 注释

\* 本文在侯国金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在此深表谢意！文中舛误，概由作者负责。

① 全文急收处汉语着重号和英语斜体均为笔者所加。

② 这里的“急收发生的语言结构”以及下文的急收的“前导语”均指急收所在的（最小）语言单位，如“对牛弹……”就处在“对牛弹琴”这一成语中，以便将急收所在句与更大范围的上下文区分开来。

③ 如斯珀波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 1990: 143）所言，可以用一种方式编码的语言就可以以另外的方式编码，即可以改述（paraphrase）。因此，我们把具有相同话题内容而语言形式稍有不同的语句当作近义表达式，比如把“帮个忙”、“搭把手”、“请帮下忙”、“能不能请您帮下忙”等看作近义表达。夸克等（Quirk *et al.*, 1985: 884）也提及“可精确恢复并不必然意味着毫无歧义地恢复”。

④ 如上文所言，可填补性正是急收区别于一般省略的重要特征。作为研究者，需要尝试填补缺省的语言及意义，甚至不同方式的填补都应考虑，而作为一般读者，在明确的语境下能够感知急收意义即可，不必非要填补。

⑤ 所有变体的上下文语境均与原例同，为节省篇幅，恕不重复。

## 参考文献

- Ariel, M. 2008. *Pragmatics and Gramm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o, Xueqin. 1973. *The Story of the Stone*. (D. Hawkes, trans.). London: Penguin Books.
- Cao, Xueqin. 2010.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Y. Xianyi & Y. Gladys, trans.). 北京: 外文出版社。
- Cao, Yu. 1978. *Thunderstorm*. (Z. Wang. & A. Barnes, tr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 2003. *L'orage*. Beijing: Editions En Langues étrangère.
- 2011. *La Tempestad* (G. Zeng traducción). Beijing: Ediciones en Lenguas Extranjeras.
- Davidson, D. 1980. *Essays on Actions & Eve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Quirk, R., *et al.*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 Sperber, D. & D. Wilson. 1990. Rhetoric and relevance. In J. Bender, & D. Wellbery (eds.), *The Ends of Rhetoric: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40—156.

- 陈望道,2008,《修辞学发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陈晓平,2010,“随附性”概念辨析,《哲学研究》(4):71—79。
- 冯学锋,1988,说“跳脱句”,《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4):51—57。
- 何爱晶,2011,歇后语研究新论——心智哲学的观点,《现代外语》(4):356—363。
- 侯国金,2003,元语用意识与策划,《四川外语学院学报》(4):76—79+102。
- 黄缅,2011,会话含义的不确定性——心智哲学新解,《外国语文》(2):56—60。
- 梁宗奎、刘吉鹏,1998,言未尽处意无穷——《红楼梦》巧用“急收”格种种,《红楼梦学刊》(3),239—241。
- 刘影,2006,半截话的产生机制及语用策略研究,硕士论文,吉林大学。
- 陆俭明,2008,关于汉语修辞研究的一点想法,《修辞学习》(2):1—5。
- 沈家煊,2008,谈谈修辞学的发展取向,《修辞学习》(2):6—9。
- 王德春、陈晨,2001,《现代修辞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希杰,2004,《汉语修辞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 徐盛桓,2010,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外国语文》(5):30—35。  
——2011,语言研究的心智哲学视角——“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之五,《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4):1—12。
- 杨德峰,2002,半截话格式的修辞作用,《修辞学习》(4):31—32。
- 杨晓红、叶慧君,2012,英汉话语跳脱现象的语用认知探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3):83—87。
- 赵世举,2003,空位——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段,《修辞学习》(6):17—19。